

好书 过眼

# 诗情浩荡咏天下

——读《诗咏天下:孙汉洲诗歌精品赏读》

■王岩 石慧斌



《诗咏天下:孙汉洲诗歌精品赏读》  
严军 水陆 著  
江苏人民出版社

这是一位诗人倾情奉献给读者的文学厚礼;这是一位资深教育家对莘莘学子的挚诚馈赠;这也是一位踏遍青山人未老者的智者,对世态万象、宇宙人生的诗性玄览、感悟与洞悉。《诗咏天下:孙汉洲诗歌精品赏读》(以下简称《诗咏天下》)一书,是从当代著名诗人孙汉洲先生的数千首诗作中,精选127首编纂而成的诗集,题材广泛丰富,新旧体兼具,诗意隽永,气象万千。

孙汉洲先生素有“诗人校长”的美誉,历任东海高级中学、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校长,现任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校长,曾获全国劳模、省首批教授级高级教师、市名校长等荣誉。在绵延数十载的创作历程中,孙校长已创作诗歌3000余首,正式发表数百首,出版诗集10余部,并跻身中国作家协会。从苏北到江南,孙校长的诗情愈加喷薄,从早期的《歌吟》,到《游子行吟》,再到《跟着诗歌游南京》,孙校长的诗情终于超越一时一地的限制,汇成浩瀚的诗潮,得以“诗咏天下”。

“诗咏天下”的气魄首先源于诗人

充沛的诗情,这体现为全书洋溢的满怀激情的豪情与见微知著的幽情,于大开大合之间抒情遣兴。书中旧体诗既体现了汉唐风骨,又迭出新意,新诗融入生活,既充分吸收传统文化修养,又融通五四以来新诗意境,别开生面。

开篇新体诗《饮酒歌》便雄放恣肆,先声夺人,作者截取了人生中的“冰天雪地”“血色黄昏”“垄上水泊”等七个典型场景,七个场景,七种意蕴,但皆可“饮酒”,且皆需“饮酒”。那不尽的“喜怒哀乐爱恨情仇”在酒的浇灌下和反复咏叹中,升华为醉意酣畅中的深沉感喟。而见微知著的审美感悟力和创造力,则使其善于从日升日落、春花秋月甚至柴米油盐酱醋茶中,敏锐感知到寻常生活细节中的新奇、趣味,生发出醇厚的诗意。比如《暮春红枫》,则瞩目于暮春之际,江边红枫颜色的微妙变化——“行将绿装易红装”。暮春红枫由红转绿本是自然现象,而作者却由此敏锐感知时令的悄然变换。暮色中,这一棵棵正悄然变绿的红枫寂立江边,似也笼上浓浓愁绪——“送春离离愁满枝”。春天即将逝去,时间无情,而草木深情,树犹如此,人何以堪?如此厚重的主题在这一颜色变换的细节中得到含蓄而又隽永地呈现,作者的笔力令人叹服。

作者在诗艺上不断锤炼和创造,以求将对生活独特的发现和感悟充分呈现出来。孙汉洲先生在这一方面用力甚深,一部《诗咏天下》,语言讲究押韵、节奏,但又并不为平仄所限,不以辞害意。旧体诗开篇之作《夏荷》——“如火如荼千万株,碧湖荷开惊世殊。欲把莲花比西子,洗纱石上约见初”,便以卓越的艺术创造开咏荷诗新境界。古来咏荷,以荷花喻美女多,以美女喻荷花则极为罕见。更妙的是,这里的以西子喻荷花并非静态、平面的

喻指和比附,而是将荷花之美比作西子浣纱石畔与意中人相约初见这样一个动态、立体的场景,由物及人,由人及景,用喻之奇,审美想象跨度之大,令人拍案叫绝。

《中夜梦登凤凰台》则是用典无痕的代表。该诗将“才高八斗”“闻鸡起舞”“一苇渡江”等诸多典故化为自己梦中登台所思所见,玄览古今天地,诗情一气贯注,丝毫不“隔”。该诗还突破学科限制,直接从自然科学中拈出“量子纠缠”这一概念,来赞颂凤凰台所承载的文学、文化和历史意蕴之丰富、深厚和博大,好似“量子纠缠”,萦绕不休,化解不开。《清凉山岁末》在点出清凉山的山川形制后,作者“欲问古今兴亡事”,却没有发表任何感想,而是以“幻作佛寺除岁钟”一句突然作结,戛然而止。试想,无论对“兴亡事”发表何种看法,恐都将落入窠臼,倒不如干脆不说,巧妙地借此时传来的清凉寺除岁钟声宕开一笔,用浑厚苍古的钟声打断原有的思维和期待,将遐思引入一片空寂,进入虚实交织的幻境。以声结情,诗意反而更加渺远深广!此外,《江上月》中“多情白发风吹乱,乡愁流水孰短长”的巧妙对比,《读书追忆》中慈母伴读时“灯芯结花勤调试,泪香结网双蜘蛛”的细节传神,以及《下江南》中“南国仲夏云天淡,我撑小船到江南”这样的如民歌般的白话新韵诗,均充分体现出孙汉洲先生诗歌艺术之精湛。

《诗咏天下》的魅力不仅源于艺术上的匠心独运、摇曳性灵,还源于其在主题思想上的深度发掘。新诗《马背上》正是这样一首思想者之歌。该诗苍劲老辣,喷薄出一种不迷信权威、冲破一切束缚“枷锁”的气概,天马行空的想象与狂言背后,实为洞悉了世界上一切“不仁”“虚伪和霸道”之后的清醒、智慧和勇气。

醒、智慧和勇气。

咏史,是孙汉洲先生挥洒诗情与哲思的又一胜场。咏史最忌人云亦云、寡淡无识,孙先生则深谙其道,为每一段历史灌注情韵、趣味和见识。比如《明孝陵秋韵》,作者进入到对历史的理性思辨:“从来江山无常主,降幡何止出石头?”这江山从来就没有恒常的主人,只要统治者无道,降幡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,何止这一座石头城?这一问,何其冷峻而深邃。

如果说对文化和历史的歌咏体现出作者思想的深度,那么,对现实生活中人性、人情的品味则体现出作者思想的温度。《竹海遇流浪歌手》中,面对一位忧伤的流浪歌手,作者解囊相助,“只希望与他同梦,两个灵魂结伴流浪”。这首诗激起现实生活中的人对“流浪”的渴盼,诗人何尝不是浪子?《红枫叹》中,众人皆对深秋的红枫一片欣赏,而作者却语出惊人,“红枫众赏我独叹,毕竟不是二月花。”因为,严寒中的枫叶再灿烂,也只是在积攒最后的生命力,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做最后悲壮的抗争,二月才是百花真正的春天,何赞之有?《端午节占》则在短短二十个字中,将乡愁吟咏得婉曲而厚重,可供天下游子共一唱:“年年逢端午,亲友祝安康。江南游子老,他乡作故乡。”几分无奈、几分慰藉、几分洒脱,细细品味,真是愁而不伤,隽永情长。

掩卷之余,笔者仍感诗意浩荡、心旌摇曳。《诗咏天下》确是一部集艺术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于一体,有气魄,有才华,有思想的佳作,是给读者奉上的文化盛宴。尤其是在“诗意失落”的今天,如何承续绵延数千年的诗性传统和文化,已成为教育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,《诗咏天下》正可作为陶冶诗性的读本与范本。

园丁 看台

## 监考

■康银斌

作为一名普通教师,我监考的机会会有很多。大多数教师觉得监考很无聊,我却能在枯坐中自寻乐趣。除了做好监考的本职工作,我喜欢在漫长的等待中做现场统计。

比如今天监考七年级语文考试,考试时间150分钟。全场考生45人,其中男生23人,女生22人,男女比例大致相当,我不禁心中欢喜。握笔姿势正确的有6人,其中男生4人,女生2人,这个比例实在堪忧。怎么拿笔写字,是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的入门训练,如今已经过去六七年,绝大多数人恐怕终身改不了书写习惯了。清人刘蓉《习惯说》里提醒我们:“君子之学,贵乎慎始。”为师者,为人父母者,当谨记。

考生的坐姿也是千姿百态。有左手撑着头的,有头枕左小臂上的,有趴在桌上的,有侧着身子歪着脑袋的,有跷二郎腿的,有晃腿的。我想,如果把他们坐的小凳子换成椅子,一定会有躺着答题的。如果手边放点零食,他们会边吃边考。再戴上个耳塞,来首纯音乐,他们一定会摇头晃脑,甚至手舞足蹈。还好,全场没有一个人睡觉。我曾在高考和成人自学考试监考时听到考生的呼噜声。

考生中30人戴眼镜,其中男生12人,女生18人。才上七年级呀!他们每个人还都有一定的学习生涯,长此以往,离开校门时能有几人戴眼镜?还有那隐而不露的心理健康状况,更需要家长和老师们注意。

再看发型。男生一律短发西装头,女生20人扎着马尾,2人梳着齐耳短发。的确,女生扎个马尾辫,人显得精神有气质,因此,这种发型备受女学生青睐。不过,每天必须多花三到五分钟时间梳理头发。我忽然想到张桂梅校长所在学校的女生,视频上看到,她们一律齐耳短发。

答题完毕或实在写不出什么来了,有的考生便在试卷上草稿纸上作画。有画人物的,有画冲锋枪的,有画山水日月的,有画花鸟虫鱼的,还有写美术字体的……这是在用艺术实践的快乐,点燃无聊的生活吗?

我还注意到考生穿的衣服颜色。其中穿黑色和深蓝色的有28人,压倒多数。穿白色米色的有10人。倘若我开服装店,我就知道哪些颜色的衣服更受学生群体的欢迎了。

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,考试结束的钟声响起。无须盯着天花板发呆,无须盯着窗外傻看,只要看眼前活生生的学生们,心中自有风景,再乏味的时也能开出花来。

心灵 火花

## 一碗清粥荡浮华

■王国梁

晚上应酬,喝得胃里翻江倒海,一夜难眠。早晨起来,恹恹无食欲。

妻子熬了米粥,已经给我盛好。我喝了一口粥,瞬间觉得米香从口中抵达肺腑。那是一种久违的味道,亲切得好像是遇到旧友一般。做米粥的米,不过是普通的大米,微微香甜,清新爽口。淡淡的味道滑上舌尖,被味蕾仔细辨识,然后暖流一股涌入心田。食物一向有抚慰人心的功效,好的食物就像知己一样,贴心贴肺。我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愉悦之感,源于我太久没吃过一碗清粥了。再加上我的胃被酒精折磨得狼狈不堪,正需要一碗清粥的涤荡和慰藉。

这样普通一碗清粥,在一个普通的早晨,却被我吃出了别样的味道。我想到了苏轼的词句:“雪沫乳花浮午盏,蓼茸蒿笋试春盘,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其实,我一直不大懂得味蕾上的清欢之味是什么感觉,总觉得是野生绿色蔬菜带来的那种微微苦涩的味道。如今我恍然大悟,所谓清欢之味,就如同面前的这碗清粥一样,是一种简单而质朴、清淡而有余味的味道,能够带给人清淡的欢愉。

清淡的欢愉,不是盛宴上的新鲜刺激,而是轻轻浅浅的愉悦之感。就像是春日草地上遥远的牧笛之音,秋日里淡雾微笼的远山,冬日里清雪落于梅林的画面,朦胧简约,意蕴无穷。清欢之味,除了舌尖上的感受,更多是心理上的感受。好比是中国的水墨画,鲜少制造视觉冲击,但那种绵延不绝的韵味总在你心头萦绕。

一碗清粥,用最简单的烹饪方法,不掺杂任何味道,煮出来是原汁原味的米香。米香中有自然的气息,淳朴甘美。

这碗粥的作用,真的是涤荡了我长久以来的浮华之气。我自己都算不清有多长时间了,忙于各种应酬,参加各种聚会。这个世界,尘嚣四起,功利滔滔,我长期深陷其中,不知不觉间,心越来越浮躁。这个过程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,自己很难醒悟过来,跳脱出去。

是从什么时候起,我忘了给自己的心灵除除尘,以至于满心尘垢,不忍直视。如今这一碗清粥的味道,让我恍然大悟,各种强烈的酸甜苦辣滋味刺激,都比不上一碗清粥的平淡之味。我们麻木的味蕾,真的是需要清淡之味来唤醒。这种唤醒,是返璞归真,重回自然,找寻初心。盛宴之后的淡然,繁华之后的平静,其实是生活留给我们的空隙,目的是让我们一切冷却后莫忘本心。

我想起弘一法师皈依佛门后,经常一碗清粥度日。他说,粥虽然淡,淡有淡的味道。这位前半生过得繁华富足的富家子弟,后半生选择以青灯古佛、清粥淡茶为伴,为的是涤荡心中的浮华之气,然后逐渐走向更为葱茏茂茂的精神世界。我们普通人虽然达不到那样高的境界,但仍然需要用一碗清粥来平复味蕾的浮躁,来清洗心灵的一路风尘。

一碗清粥荡浮华,人生至味是平淡。

闲庭 随笔

## 城市的眉毛

■申功晶

20世纪90年代,是中国传统书店的黄金时代。从我家到学校,10分钟的路程中就能遇到两三家私人小书店。对于我这类嗜书成癖的“小书虫”而言,自是喜闻乐见。

当年,最喜光顾的那家书店距我家最远。店主是一对面目和善的中年夫妇。闲来无事,男的翻报纸,女的打毛衣,收银台是一张简单的小方桌。新书就垒砌在橱柜里,桌面上,一排排、一叠叠,油墨香和纸张味扑鼻而来。我放了学,先不急回家,一头钻进书店,从“题海”转战“书海”,民国散文、古典小说、历史传奇、人物传记……我就像一只掉进米缸的小老鼠,贪婪地汲取养料,一不留神,时光滑到书店打烊,才悻悻离去。

待到周末,上街吃早点,我点上一碗泡泡馄饨,一客生煎馒头,生煎总共8只,吃一半,留一半打包,权作“泡书店”的午饭垫饥。逢上过年或生日,拿

着长辈们给的红包,去店里挑上几本心仪的书,夜间,躺在床上翻着簇新的书,早把几何函数、化学分子统统抛去了爪哇国。

年少时的我寡言敏感,书籍倒成了忘忧草、解语花,一个书店就是一座夯实的精神城堡。彼时,逛书店成了我人生中一大乐事。惜乎,没几年好光景,那家书店的大门就贴上了封条。听说,老板转行去开网吧了。

之后不久,我又探宝似地在苏州城区中心地段的十梓街发掘了一家新开的书店,一捆捆新书从地板垒到天花板,年轻的店员自顾自捧着书看。恰好,兜里尚有几个平日节俭省下来的零钱。我在一个书架中层看到了一批心心念念的好书:三联版的金庸作品全集、二月河的帝王系列、林语堂的《京华烟云》……价格尤为可爱,单本均可出售。对一个“书迷”来说,这比刮到万元彩票更令人

欣喜若狂。

跨入21世纪,阅读方式悄然剧变,从纸质阅读切换为电子阅读。不经意间,我也被裹挟着进入快餐阅读的大潮中。可常对着电子屏幕伤眼睛,好友向我推荐了几家购书网站,那里的正版书籍五六折起,逢上活动,更为便宜,自此,我便鲜少涉足实体书店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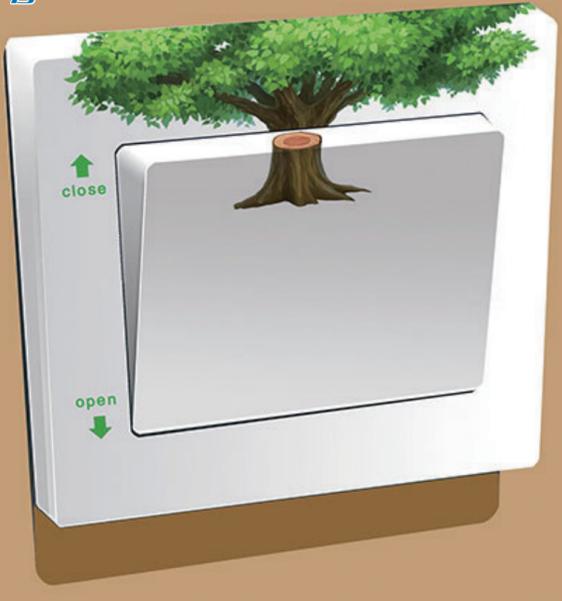
传统书店在城市中逐渐衰落、凋零,慢书房、诚品书店、猫的天空之城等新型书店一一兴起。但这些新型书店,已不再是纯粹的书店。有些书店里,咖啡、西点喧宾夺主,书籍反倒成了衬托红花的绿叶。文友们倒时常三五成群“组团”去书店喝茶喝咖啡,切磋交流读书心得。

偶有一日,我闲逛平江路,钻进一条僻静小巷,意外发现,在这姑苏古城最为繁华的深处,低调隐匿着一家“文学山房”。推开玻璃店门,是不到20

平方米的店铺,几个书架上满满当当摆置着线装古籍、绝版孤本。这可是一家货真价实的老牌传统书店。店主是一位年近期颐的老先生。他生于一古书店世家,从16岁至96岁,老先生与书籍打了一辈子交道,几十年如一日守在这方小天地,把爱好做成了事业。

老先生半开玩笑似的把书房比作城市的眉毛,“眉毛看似并不重要,但缺了它,五官再精彩看着也乏味”。他竭尽全力想守住这座城市的眉毛。可当这座古城的五官变得愈发现代的时候,那道古朴的眉毛看起来反而显得不合时宜了。有人问老先生,想把这个书店经营到什么时候。答案是:当然到生命终止的时候。我很敬重老人的执着,但也忧虑起来,终有一天,文学山房也会和老人一样老去,远去,成为一个时代的绝响。到时候,再去哪里找寻这些“眉毛”呢?

公益广告



随手关灯 倡导节能减排!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